

# 中州豪俠與我

孟昭瓚

## 懷念張鈞先生

張鈞先生字伯英，河南新安人，氣宇軒昂，志氣恢宏，性情豪爽，宅心仁厚，在人際關係上好像富有磁性的吸引力，同儕中莫不喜與爲友，晚輩者均願追隨左右；對於草野豪俠，更能一呼百應，蜂擁而至。友朋們常常談道：「伯英先生生非其時，若在古代某朝末年，羣雄並起，逐鹿中原，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的當時，其中必有伯英先生的一份，說不定最後能黃袍加身；但是有一點伯英先生做不到，就是天下大定之後，他不能殺戮功臣！」

關於伯英先生的史實，于凌波君已在中外雜誌「中州豪俠張鈞」一文中詳爲敘述。

于凌波君費盡心血，搜集資料，以表揚華北先進，精神令人可佩！不過，所謂「豪俠」二字僅是伯英先生爲人的一部，而不是全部，不知于君同意否？

我現在所寫的，是我個人和他認識與交往的經過，以及對於他的印象。回想起來，在我這個時代中，河南省的前輩先進們，我認識的也不少，而我的印象最深，精神上和心靈上得到感應而傾慕的是伯英先生。

## 兩次會面印象深刻

民國十八年間（確切時日記不清了），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有一天接到朋友自開封來信說：「張伯英先生是河南的領袖，是一個偉人，喜歡與青年接近，不久將因公赴京，同學們開會歡迎他，他一定很高興的和大家見面。」當時在中大讀書的河南同鄉約四十餘人，在中央政治學校就讀的也有廿餘人，此外還有金陵大學的同鄉十餘人。這些同學都是在開封中等學校的老友，所以很自然的結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同學會，地點當然是以中大爲中心。我們聽到伯英先生抵京之後，就在中大佈置了一個歡迎他的會場，同時和他的駐京辦事處接洽（伯英先生當時任第廿路總指揮），確定他蒞會的時間。

開會那一天是星期日，各大學的河南同鄉差不多都到了。伯英先生準時到會，隨行者有王廣慶、王普涵、馮百平諸先生。致詞時，伯英先生對於勗勉同學們要立志做大事，滔滔不絕。講完之後還和大家招呼握手，使大家都有大家長對於自己子弟們的親切感，這是我第一次和伯英先生

見面認識。

另外一個場合，是伯英先生因公赴京時，豫陝兩省同鄉們的擴大歡迎宴會，酒席約有五六十桌，學生代表應邀參加者除我之外，現在臺灣的還有李燕雲兄。飯前除了主持人致歡迎詞與伯英先生的謝詞外，就是吃飯。當時我想着在這種場合，僅當作普通的應酬實則不應該！因而想到在幾天之前，戴季陶先生在中央大學演說時，曾說過他在豫陝兩省視察的時候，親眼看見人民尚在穴居野處，生活簡直猶狗都不如！當時曾引起豫陝籍同學的憤慨！豫陝山區的穴居野處，絕不是上古時的茹毛飲血時的情況，戴先生以黨國要人之尊，不僅不了解民情，言詞中反而幾近侮辱兩省人民！同學中情緒激昂，甚至會後有人衝向臺前與之理論，後由校方阻擋讓戴先生乘車而去。宴席快結束時，我就站起來用大嗓門激昂慷慨的把戴先生這一幾近侮辱兩省人民的話說出來，希望伯英先生領導豫陝人民，把兩省建設起來，以雪我國古文化發源地所受到的恥辱！

說完後引起了全場人士熱烈的掌聲！陪伴伯英先生的劉我青（當時的監察委員）和王普涵（

伯英先生的老友也是老幹部，勝利後爲陝籍立委（兩先生還和我握手，並拉着我向伯英先生介紹，這是我和他第二次見面。

### 聘我在訓練所任教

民國廿年下期至廿二年期，我在河南國民日報任編輯，伯英先生任民政廳廳長，民政廳附設一河南省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目的在調訓全省各縣區長，地址即在民國日報對面，就是第二中學的舊址，勝利後也是省府財建教各廳辦公的所在地。所長是王普涵先生，有一天他到報館來看我，我問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裏？他說是陳海清告訴他。海清是報館的記者，陝西人，和普涵先生是親戚。普涵先生對我說，張廳長向他問過好多次：「在南京豫陝同鄉歡迎咱們的時候，有一個在中大讀書的年輕人叫孟什麼？打聽打聽，他畢業回來了沒有？回來的時候請他當我們訓練所的教授。」當時他就要和我約定時間去看伯英先生。我說等我看能擔任什麼課程再作決定。後來我認爲跟我所學比較接近的是統計學，所以就決定擔任兩班統計概要。

自此以後我和伯英先生見面和談話的機會就多了。伯英先生對於地方行政人員的訓練非常重視，有空的時候就到訓練所來查看，甚至有時候廳長的公事也拿到所長室批閱。我因爲是所裏的教授和普涵先生的關係，所以經常在所長辦公室和伯英先生見面，伯英先生對我也不見外，各部屬前來所請示解決的問題，批閱的內容以及所指示的辦法，或對主辦人的訓斥等，我都能親眼看

到，對於他明快而正確的決定與賞罰的公允，在旁觀察，衷心佩服和欽慕！這時候我在開封的工作最忙，一方面任編輯，同時又在第一師範擔任兩班英文，再加上訓練所的两班統計，忙碌情形可想而知。但是每月的待遇，則有三百元左右的大洋，兩年的積蓄共有數千元之多，因而也引起我赴英留學的動機。民國廿二年我和民國日報的總編輯李鴻晉兄，與省府秘書長張廷休兄同往英倫留學時，伯英先生與劉雪亞先生均贈旅費，令人感激難忘！

### 籌組西北貿易公司

民國廿六年八月，我由英返國，抵香港時，滬戰已爆發，我乘飛機由香港飛漢口，再乘船轉京，在軍事委員會任職，不久因京滬軍事吃緊，即隨政府撤往漢口，次年又轉往重慶，在財政部貿易委員會任科長，復被派駐香港任專員。珍珠港事變發生，日本對美正式宣戰，未久即將香港攻下，我裝扮成難民經廣州灣回重慶，任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處長。大約是在民國卅三年秋，我聽說伯英先生由西安來重慶——因爲伯英先生在這個期間經常在西安居住。打聽了他的住址之後，我就專誠拜候。進門時我看見約有七八位豫陝知名之士，伯英先生劈頭就說一句：「你來的正好！我們正商組一個大西北貿易公司，都想請你作總經理，因爲你在中央貿易委員會跟陳光甫（當時陳任主任委員）學做生意，所學的又是經濟，當然經驗豐富！」我當時對於伯英先生突如其來的問題不知如何回答，只有說幾句謙虛的話

來應付。中午就在伯英先生家中吃飯，大家所談的就是認股的事。

在這個時候和我談擔任總經理的事有兩件，除伯英先生所提貿易公司之外，還有當時河南省財政廳廳長王公簡兄。省銀行總經理李翰珍因案被免職後，公簡兄約我來接替。我當時對於這兩件事的解答都是：「我現在正在復興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六個月完畢，現在已經有三個月了，等到結業後再說。」沒想到過了不久，因公簡兄辭職，中央即派我接替他的財政廳長職位。當時我曾請示可否候至結訓時再赴任，經上峯批示「應剋日前往」，所以這兩件事都不再談了。

這時候省府在朱陽關，必須先乘飛機到寶鷄，再坐火車赴西安。自西安約兩日的汽車行程，翻越秦嶺，到浙川境內的西坪鎮。由該鎮再乘馬或坐兜子到朱陽關，也需要一天的時間。我記得是在民國卅四年，新年過了沒有好久，即乘飛機到寶鷄，還是和伯英先生乘同一架飛機。

### 邀我遊文八溝花園

朱陽關是在內鄉西北邊境與盧氏縣毗鄰的山區，是戰時的前線，下午有時可以很清晰的聽到隆隆的砲聲，夜間還有山上狼羣嗥叫的聲音，都是令人心驚！劉主席書霖先生的辦公室是在桑坪，更接近前線。省府各廳處的職員都是各科室的主管人員，其他不必要的機構、人員和眷屬等均撤至西安，以便行動敏捷與軍事情況配合。省銀行也是在這個時候由龍駒寨撤往西安，加之有時因公必須飛往重慶接洽，所以我有多的時間在

西安逗留，和伯英先生面見的機會也多。這時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伯英先生爲王太夫人作壽的場面，壽慶連續三天，張府大院內搭有戲臺，名角有唱豫西梆子的常香玉，和王天民的秦腔。賀客們自上地方最高級的軍政長官，社會賢達名流，工商鉅子，下而至於各行各業的大小人物，形形色色，每天都擠滿了客廳上和院子裏。據我從旁觀察，這些賀客都是互相轉告，自動自發，很高興的前來祝壽，而且以登張門拜壽爲榮，絕不像現在臺灣亂發紅帖的人，使接到的親友，因爲面子關係，不得不勉強去敷衍，甚至以後還會罵發帖的人無聊！聽說壽慶之所以連續三天，也是因爲賀客太多，擁擠不堪，還有很多人不得其門而入，因而有向隅之歎！伯英先生數天之內，周旋其間，毫無倦容，而能使所有賀客皆大歡喜，這些情況，絕非常人所能做到的！

有一次我到張府去拜候伯英先生，這時候正是初夏，天氣晴朗，西安的氣候和我們家鄉一樣，高聳的白楊和水邊的垂柳，特別令人感到清新爽快。伯英先生問我：「省府裏還有那些朋友在這裏？你代我約幾位，明天到丈八溝去玩！」第二天我就和楊一峯（民政廳長）、宋英仇（省委）和王海涵（教育廳長）諸兄，連我四位前來了，由張公館分乘兩輛汽車，約有一小時的車程到了丈八溝伯英先生的別墅花園。園內有一大客廳，陳設得古香古色，牆壁上所懸掛的都是古今著名的書畫，廳後通往幾棟住宅。伯英先生帶我們進入大廳之後，就用快步跑向後面，大聲的叫王太夫人，叫的是媽或娘我記不清了（這個叫法只

有現在臺灣的立委張廣仁大姐和廣勳兄知道），當時我只覺得非常的親暱、天真，而帶有稚氣。伯英先生很快的叫王太夫人，並不是因爲有什麼重要的客人來訪，而是像三五歲的小孩，在外面玩了一天，回家進門時第一句先叫「媽」的情景一樣！使我頓時想到在小學讀教課書的時候，有一篇講：老萊子性至孝，常常穿著華服，手裏拿着博浪鼓，在父母面前作小兒遊戲，藉以博得雙親歡心的那張畫面，當時的老師也講不出來爲什麼這樣就是孝的意思。其實道理很簡單，母子間之愛的高度發揮，就在孩童時代，這時候彼此之間之愛都是整體的、天真的，等到孩子們長大的時候，由於部分愛的移轉和禮節等的限制，真摯的愛已經打了折扣或是受陰影的遮蓋不易看見。我們常常感覺到孩子們最可愛的階段是三五歲的時候，就是這個道理。老萊子能想到這一點，所以在父母面前裝出孩兒的樣子，使雙親回憶到當時的歡樂，可謂「孝」的最高境界！不過，老萊子是想出來的方法，而伯英先生是自然的流露！伯英先生請出來王太夫人和大家見面，我們都向她老人家鞠躬致敬。經過一介紹之後，王太夫人就向伯英先生問道：「又是開哈軍事會議？記着，可不要投降！」我聽到這句話，如雷貫耳！「可」字在河南人的語言中是加重語氣的意思。王太夫人也就是說，日本人打我們，應當和他拼到底，千萬不要投降！伯英先生在西安當然常常參加軍事會議，聽說說每次開會的時候，她老人家總是交代這句話，她不知道今天是大眾來遊玩的。我當時暗暗的想着：王太夫人不可能像

現在所說的受過高等教育，在舊時代婦女以相夫教子，持家爲主的社會環境裏，也不可能有時閱讀很多的詩書，爲什麼她能知書達理，自己之言與教子之所行，都是古聖先賢所講的道理呢？這個問題在腦海裏盤旋了很久才得到答案，就是上天自然賦予人類的「偉大性」！這種秉賦，與教育程度無關係，在千百萬人中極少數人才有。凡是有這種秉賦的人就是偉人，舊社會裏有這秉賦的女性就是「偉大的母親」！古今中外，如一轍，如美國林肯總統之母、先總統蔣公中正的太夫人以及宋朝岳武穆、歐陽修之母等，均莫不如是。伯英先生在國家社會裏受人尊重決非偶然！

### 鄉親都以先生尊稱

行過見面禮，談些家常話之後，伯英先生就換了一身夏天的短衫褲，戴上一個麥結帽，手裏拿着一根手杖，帶我們到園內去遊，臨行時還回頭向王太夫人說：「中午就留他們幾位在家裏吃飯，有沒有東西吃啊？」王太夫人馬上接着回答：「看你說的話多貧氣！客人來怎能說沒東西吃！」說得伯英先生也笑了。這個花園不知有多麼大，只覺得園內廣植果樹花木，伯英先生邊走邊指揮工人如何工作，我們跟他走約有兩小時之久，都感到有些疲勞，而伯英先生仍是不息不汗，精神奕奕！聽說先總統蔣公中正的精神也是這樣，陽明山後山的總統別墅，是我在行政院國宅興建會任主委時，工程組組長黃寶瑜兄所設計的。聽他說工程進行時，每天下午隨時準備接官邸的

電話，邀他陪總統到工地視察，東指西指，沒有片刻休息。有一次蔣公還從搭架的工作梯登上樓頂，黃兄怕有危險，馬上扶住他老人家同上，蔣公還將黃兄的手打開，意思是說「我不老！不用你扶！」

園內暢遊，大家走得滿頭大汗，回到大客廳裏稍事休息之後，王太夫人就命家人端上很多大盤的菜餚，極為可口而富有家鄉味，另外還有一筐烙饅、小米稀飯等。我以前在京滬、重慶、西安、開封等地不知參加了多少宴會，吃過多少山珍海味，但是過去之後，就忘得一乾二淨！而使我感到最親切永久難忘，並且時常回憶到的是這一次和伯英先生在丈八溝花園的共餐！同時也使我領悟到人際間的友誼和感情的基礎，物質方面並不是很重要的條件！

河南同鄉和親友們為什麼叫伯英先生，而不叫「伯老」或「英老」？我想與在西安時，朋友們所談的公約有關。記得和伯英先生同遊丈八溝花園之後，不久在某宴會上除了楊一峰、宋垣忠、王公度諸兄和我之外，尚有七八位友人在座，馬乘風、田夢嘉兩兄都是座上客。話題談到伯英先生的時候，我說：伯英先生走起路來，比我們的精神都好，為什麼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覺得他是老前輩，好像是一位老頭子？大概是因為伯英先生年輕時候就出了名，資格老的緣故。所以今後咱們叫老一輩的如郭燕老（燕生）、齊性老（性一）、王幼老（幼儕）、李曉老（曉東）、劉羣老（羣士）和張幼老（幼山）等，但是我們不能稱伯英先生為「老」，因為我們大家不希望他老

，實際上他也不老，他自己也認為不老。說完之後，大家一致贊成，尤其是王公度、田夢嘉、馬乘風諸兄雙手同意的說：「很對！以後咱們大家就這樣辦，都稱伯英先生！」嗣後這十幾位朋友，互相關照友朋部屬如此稱呼，所以稱伯英先生的範圍就擴大了！

### 困居大陸病逝原籍

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伯英先生囑家人轉護送王太夫人來臺，本人卻奉命前往收拾陝川鄂四省的殘局。行前經過香港，任九龍啓德機場附近之某飯店。我這時也暫居九龍，動身之前夕，我得到了消息，即前往送別，因事關軍事機密，知之者不多，在座的幾人中，我只記得有上官雲相。伯英先生雖身負重任，但仍談笑自若，沒有想到他這一去猶如「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了！以伯英先生的為人與胸懷，包羅萬象，即牛鬼蛇神也要尊敬他三分。共產黨無論如何毒惡，我想也不致於過份的折磨他，也可能給予他相當的禮遇。

王太夫人來臺之後，先住在廣仁大姐的家中，廣仁的先生陳宗經博士，江西人，是我的好朋友，當時任臺北商專校長，學校官邸在北平路，我曾專任拜候王太夫人，她老人家正和孫女們在榻榻米上玩牌，看起來還是那樣的慈祥爽朗。後來遷居臺中之後，直到她老人家仙逝就沒有再見面了！民國六十四年間消息傳出，伯英先生已於民國五十五年五月病逝原籍河南新安。是年八月在臺家屬和豫陝鄉友，曾在臺北善導寺誦經追薦

，知之者無不前往追悼！人數之多，交通為之阻塞。我對於伯英先生似乎有一種靈感，就是他的為人、思想、言行等，我都能體會！計算起來他在大陸上困居十七年的時光中，除了感傷山河破碎之外，每天所掛懷的就是王太夫人！太夫人雖然有長孫子女照顧，稍為寬懷，但總以不能親自晨昏定省為憾，尤其是在太夫人逝世之前，未能見一面，更引以為天大的憾事！所以每次想到伯英先生的時候，我總是默默的禱告，希望在西天之上，他們能够母子團圓，重享天倫之樂！

##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記」。「海隅叢談」四巨冊精裝合訂為「浩然集」一部定價台幣捌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三六六八六六